



核心报道
励志小伙

“虽然求职一次次失利,但林伟还是在QQ上签名:
永不言败”



图片由林伟本人提供

“虽然与南京还相隔3000多公里,但准大学生吾腾已经将QQ签名换成了:南京,我来了”



图片由吾腾本人提供

失手把4个月大的儿子摔成骨折;从小学到大学陪读16年

内疚妈妈为子求职: 谁能给他机会让他“站”起来

为了让林伟用知识改变命运,妈妈从小学一直陪他读完大学,整整16年。但是,大学毕业一年多,林伟始终没能找到一份工作。

“他的腿不方便,却一个人去了深圳、上海,还在南京徐庄软件园一家一家拜访找工作……”妈妈说,因为她的过失,儿子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。她每天都在祈祷有一家企业,能为残疾的儿子打开一扇门,让他真正“站”起来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钟晓敏

妈妈陪儿子读书16年

林伟是南通海安人。他4个月大时,妈妈抱着他,不小心失手掉落在地,导致他股骨骨折。当时,医生为他做了手术,但他的双腿还是越长越畸形。7岁时,家人又带他做了3次矫正手术,但情况依旧没有改善,他要靠轮椅代步。

“这个社会有多少弃婴啊,可是爸爸妈妈始终很疼我,没有放弃我。”林伟从没责怪过妈妈,妈妈为他的付出,他全记在心底。

为了让林伟像正常孩子一样

上学,从他8岁起,妈妈就全职陪读,每天送他上学,接他放学。上中学时,学校离家远,每次上下公交车,都是身高不到1.6米的妈妈将他背上背上。

2008年,林伟考取了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,妈妈也跟到了南京,继续陪读。爸爸在家种地,农闲时到附近打工,还要抚养林伟的妹妹,经济情况很不乐观。为了挣点钱贴补生活,妈妈在陪读期间找了保洁工作。“只要儿子将来有出息,

多苦都不怕。”妈妈有个非常执着的信念。

林伟也加倍努力,在校期间,他先后被评为“院三好学生”“院十佳青年学生”,多次获得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,还在江苏省第十届“高等数学竞赛”中获得了三等奖。

可如今,看到儿子获得的这些荣誉,妈妈流泪了。大学毕业后,儿子在南京徐庄软件园,一家一家拜访,希望能找份工作,但没有一家单位录用他。

残疾儿子独闯深圳找工作

在南京求职不成,林伟想一个人外出闯荡,妈妈怕他生活不能自理。其实,林伟心里也七上八下的,这么多年来,他没离开过妈妈,都不敢自己上下台阶。

“我能行吗?”他问自己,也想证明自己。

去年7月,他终于一个人去了深圳。当时,他和一家用人单位说好了,实习6个月就让他转正。但9

个月都过去了,单位都不提转正一事,也没有发实习工资。经常一天三顿喝稀饭、吃馒头的林伟撑不下去了,决定离开。

今年4月,林伟又辗转去了上海,应聘了不下十家单位,都没有下文,其中有3家都是最后一关将他刷了下来。有一次,他跟人约好去面试,路上却下起了大雨。当他淋得浑身湿透,进了那家单位时,人家婉转

地告诉他,面试已经结束,下次有机会再合作。

离开那家单位,他的眼泪混着大雨,刷刷直流。“我也知道他们的难处,他们怕受过创伤的人,心理承受能力差,也担心做软件会经常加班,我不太方便,而且今年就业形势不太好……”5月底,林伟回到家乡,找到了南通市残联,但是至今仍没有找到工作。

永不言弃 他希望得到 一个工作机会

“找不到工作,不能全怪别人。”林伟说,其实自己也有问题。他在深圳时,遇到一家网络公司的经理,对方想给他就业机会,可是他的文凭不过硬,人家至少要211大学毕业的,或者普通高校的硕士毕业生。此外,有的公司需要出差,可是他因为身体原因,确实胜任不了。

他也想过自主创业开个淘宝店,可是在农村,物流跟不上,“我自己在网上买书,快递也只送到镇上,就不肯再往乡下送了。”

林伟说,他很想找一家公司,好好上班,积攒一些资本,再做长远打算。林伟在学校,攻读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,他很希望做软件或期货。

如果您所在的企业,能给他提供一个就业机会,请拨打现代快报热线96060。

会7种语言的图瓦小伙,辗转3000多公里来南京报到

南大,我来了!

在我国西北第一村——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白哈巴村,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图瓦人。他们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,以放牧为生,精通骑术、滑雪,能歌善舞。今年,一位会7种语言的21岁图瓦小伙子吾腾那森·克什克拜(以下简称“吾腾”),考上了南京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,昨天,他已经从喀纳斯湖畔的布尔津县出发,前往乌鲁木齐,他要辗转3000多公里,独自一人来南京报到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金凤

中学时已掌握4种语言 考上南大,家人宰了一头羊庆贺

“晚上8点就要出发了,我对南京大学向往已久。”虽然与南京还相隔3000多公里,但准大学生吾腾已经将QQ签名换成了“南京,我来了”。

今年高考后,吾腾被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类录取。喜讯传来,家人乐开了花,“爸爸妈妈给我宰了一头羊庆贺呢”。

因为路途遥远,吾腾已于前一天坐大巴,颠簸3个小时从白哈巴村到了布尔津县,当晚,再乘坐8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乌鲁木齐火车站,随后坐火车来南京。

1992年,吾腾出生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白哈巴村,这是一个幽静美丽的小山村,他的家距边境线仅1公里。那里没有幼儿园,吾腾的幼儿时代是随父母在放牧中度过的。

村子里有一所小学——白哈蒙古学校,这所我国最西北、离国境线最近的学校,就是少年吾腾学习的地方。

“我们上小学的时候,条件不是很好,木桌木椅都是老师自己做的,也没有篮球场和足球场。初三那年,全校只有6个人参加中考,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中途辍学了。我在高中以前也没学过英语,汉语只学过一点点,平时是用蒙古语学习的。”

不过,吾腾中学时已经懂得4种少数民族语言,作为图瓦人,家人平时都用图瓦语交流,但图瓦语只有语言,没有文字。他的邻居分布着哈萨克族、回族、柯尔克孜族等六七个少数民族,潜移默化中,吾腾也会说哈萨克语,能听懂柯尔克孜语。

报到前两天,还上山割草 读的第一本汉语小说是《活着》

吾腾的家位于哈巴河县西北部,海拔在1200米以上,年均气温4.0℃,最低可达零下37℃。

吾腾妈妈患有严重的慢性关节炎及并发症。吾腾的爸爸是白哈巴蒙古学校的教师,如今已退休,每月的退休工资除了给吾腾妈妈治病,还要积攒下来,去买种牛马。吾腾有两个哥哥,二哥读完初中后便帮家里放牛放马。初中时,吾腾时常上山帮哥哥打草,喂养牛马。这个暑假,他过得也不轻松,要隔三差五地上山,跟着哥哥割草。在启程来南京的前两天,吾腾还在山上割草。

吾腾所在的白哈巴蒙古学校与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是友好学校,后者办有一个内地新疆高中班。2009年,吾腾第一次来到东海之滨。

因为东西部教育差异和语言不通,高中上预科班时,吾腾一下子傻了,“入学成绩我是班里倒数第一,数学根本听不懂,更别说英语了,落在后面很不舒服。”

于是,勤奋好学的吾腾没事就翻字典,下课找老师开小灶,一年下来,现代汉语词典和成语字典被他翻烂,高二分班时,他的成绩已经排在班级前10名。

新疆班的同学来自6个民族,其中有不少维族,“虽然上课都用汉语,但用民族语交流,大家都会觉得很亲切。”耳濡目染,吾腾学会了维吾尔语的听说。

再加上汉语和英语,他已经能听懂7门语言,“其实这不算什么,在我们那里,因为有好多少数民族,很多同学都会好几种语言。”在不同的语言中穿越,吾腾也经常会大脑短路,“有时跟哈萨克族同学聊天聊惯了,再跟维族同学聊天,竟然用哈萨克语跟他们交流,发现他们听不懂,赶快换成维语。”

别看汉语只系统学了3年,但吾腾是个小说迷,“我读的第一本汉语小说是余华的《活着》,看了足足两遍,故事讲得很感人。暑假还刚刚看了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。”

不少新生报到,都会带来一个庞大的亲友团,不过,吾腾就一个人来。“我的高中都是自己在外面读书,爸爸妈妈很放心。”临行前,吾腾妈妈还给儿子塞了一包当地特产“奶疙瘩”,让他跟新朋友们分享。

吾腾说,大学毕业后,他想到故乡,做一名公务员,建设家乡。